

# 中文 - Chinese

## 有什么可能.....

作者：约翰·肖特尔

版权所有 © 2004 至 20 21



这是一个会让您感到惊讶的故事，甚至可能会让您难以接受实际发生的事情。如果你已经经历了一个“奇迹像”事件自己，或者见证了一个，现在你知道你并不孤单，它“没关系谈论它。许多这样的奇迹发生了，人们因为周围人的态度而忽视它们。我很幸运有一位相信奇迹并在我心中培养奇迹的母亲。

这“不是个牛逼只是一个故事，它”S 上的机会，让你学习，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在你自己的生活。通过这个故事，我将谈论我学到了什么，以及我是如何练习和发展这些技能的，我相信我们都拥有这些技能。

我不只是猜测需要什么，虽然在我生命的早期我相信我直觉上知道的东西，并且在 28 岁时我开始积极训练、练习和发展这些技能，以至于这个故事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许，也许，甚至不可避免。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的是，你可以学习这些技能，创造你的生活变化，无论在情节你发现自己。

如果您有兴趣重新控制您的生活和环境，请继续阅读并与我联系，以便我们也可以为您开始这个过程。如果你已经是在控制一切，这是一帆风顺的你，那么你也和我一样。我不是在寻找像我在这里提供的东西，因为我已经成功并且已经在我的生活中创造了更小的奇迹。我意识到是那什么是提供给我时，我是 28 启用 δ 我轻松地教别人做什么我做什么。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会与其他人谈论这件事，但他们并不接受或理解我所分享的内容。这也许你也是。对于我们中的一些人，我们的教训是变得更好地与他人分享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对于你们中的一些人来说，为自己学习这些信息是首要任务。

我向你保证，这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即使只是为了打破僵局，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实际上是可能的，甚至可能成为可能.....

好吧，故事是我在我的汽车的方向盘上睡着了，然后迎头撞上了一根杆子，那天晚上结果在重症监护室，医务人员没想到我能活一夜。第二天，他们想取出我的肺和其他一些器官的 1.5 个..... 2.5 天后，我没有做手术就出院了。

所以 .....

当.....时有什么可能

- 我知道我自己的目的
- 我相信自己，我愿意追随我的激情和内心的渴望，我重视自己的敏感性和灵感

## 车祸前的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我知道我会帮助人们相信自己 and 他们的内在直觉。我创办了一家企业，教人们从哪里来，去哪里以及为什么在这里，在精神上了解自己。自 1987 年以来，我一直在教这个兼职。

我没有发展这种精神业务，而是分心并开始了另一项业务。

当我的业务增长并真正腾飞时，那是因为我专注于帮助人们改善健康，同时为自己的健康努力工作。我正在服用非常强大的营养补充剂，并与大家分享我的结果（这可能是这些补充剂的结果）。

在我开始服用这些补充剂后，我的身体似乎开始发生变化。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当有人服用补充剂而他们没有注意到任何区别时，补充剂可能不足以满足该人的需要。看着人民生活的变化，看看荷兰国际集团他们看似恢复健康，消除了疼痛本身，他们是来简单地接受，很是为我鼓舞。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痛苦中度过，没有人能够解释一些简单的事实，当我实施它们时，对我的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在那时，我变得非常专注于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向自己承诺，当我从这项健康业务中获得的剩余收入达到每月 5000 美元时，我会回去帮助人们在精神上了解自己以及他们的人生旅程。我的收入继续增长，每月超过 10,000 美元，我忘记了我的承诺。我的整个重点都变成了创造更多收入。不知何故，我开始倾听周围的人，他们的生活重心是金钱。我不知道我偏离了轨道什么我想和做我的生活。

多少次发生我们内心所渴望的事情，我们推迟到其他事情发生。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这通常与金钱有关。

那个时候.....

车祸 2003 年 6 月 29 日

那个周末，我在乡下为我们健康行业的领导者组织了一个领导力训练营。每个人都累了，周日中午就回家了。

我在下午 4 点左右离开，因为我在回家的路上约了一些客户共进晚餐。Lynette（我当时的妻子）、Helen（我妹妹）和其他一些人一直坚持要有人陪我一起旅行。我很清楚我要一个人去。

我兴高采烈地出发了，对我们周末所做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周末是关于帮助人们为自己的成功负责，并意识到他们可以控制生活中的结果。

在三小时的旅行中，我大约一个小时到达了一个小镇，感到非常疲倦和困倦。在这个城镇的另一边，我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显然有人跟在后面，他们说我开始编织，但留在我的路边，并且也开始放慢速度。

我的车在迎面而来的车流中冲过马路，当我撞到马路另一边的沟渠时，安全气囊膨胀了，我醒了。当安全气囊充气时，汽车充满了白色粉末，所以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该把车开到哪里去，我撞到了右手边门上的一个树桩，我向左转向了更多，然后撞到了一个带有管道的路堤（车道）并且**两个前**轮胎爆胎。然后我撞到了我右边的一个门柱，然后再向左转。我感觉到汽车沿着一条大路堤的一侧行驶。这是一个深“V”型排水管。我在沿着它前进的排水沟的底部。

安全气囊的灰尘现在已经降到足以让我看到电线杆出现在我面前.....非常快。我试图转向，但汽车对方向盘完全没有反应（后来我发现轮胎已经爆了）。看到杆子升起的那一刻，我的生命从我眼前一闪而过。我看到了 Lynette（当时的妻子）和 Amber（3 岁的女儿）和我的目标，我知道现在不是我死的时候。我强调对我的天使说  
“这不是，我的时间没到！”

说这话的瞬间，白光从上方射入车内，漩涡环绕着我，将我包裹在保护能量的茧中。与此同时，我看到了汽车撞到杆子上并和我一起停在其中的景象，然后我在两个人的帮助下走到车前，一个在我的两侧。然后我知道我会没事的。

我放松并投降了事故，知道我会没事的。 **我完全没有恐惧，完全信任。**

我一直保持清醒，当汽车停下来时，我知道我的胸部受伤很严重，但我从不允许，哪怕是一瞬间，任何我会死的想法。我相信我从我的精神助手团队那里得到的愿景，即我从事故中走出来并平安无事。

汽车撞到了汽车前部中央的杆子（警方估计时速为 85 公里/小时），然后停下来。跟在我后面的人说我加速冲上杆子。显然，这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踩的是油门而不是刹车。

汽车停下来了，我拼命挣扎着让空气进入我的肺部。就像被缠绕（后来我发现我的肺部充满了血液）。

任何地方都没有血迹。事实上，我从事故中得到的唯一伤口是我右胫骨上的一个小伤口，只流了一厘米的血。

**两个男人跑到我的车边**，我大喊车着火了（安全气囊上的灰尘看起来像烟），他们试图打开车门并被电击向后甩。

我们认为汽车是由汽车电池供电的。

我现在可以小口呼吸了。

我小心翼翼地从控制台和手机里抓起一卷 700 美元的现金。

他们多次尝试打开车门，直到他们将手指放在车门扣住的顶部，然后拉动车门，从而打开了司机的车门。在他们扶着门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在遭受电击。汽车上的每个面板都被扣住了。车子稍微短了点！司机的车门也被沟里的树桩损坏了。

门打开后，他们说不要触摸任何金属部件。所以我非常小心地一寸一寸地左右摆动，然后自己出去了。两个人各拉着一只胳膊，引导我走到车前，我坐下。这就像我的愿景一样发生了。

我心里知道，如果我躺下，我就会死。我知道如果我一直坐着我会没事的。我坐在那里，膝盖向上，双手托着胸口，头向前倾。我坐下的那一刻，我开始将能量导入我的身体，在我的脑海中看到里面的一切都比以前更好地自我修复。每一秒我都专注于手头重建身体的工作。

到处都是汽车。

安全气囊在多次碰撞事故中无效，因为它们在第一次撞击时展开，在我的情况下是沟渠，而不是在我需要的时候。当我撞到杆子时，安全气囊就没有用了（实际上，在我撞到方向盘的地方有螺栓伸出方向盘）。

那是冬天的周日下午 5 点，仍然有些光，但很冷，阴天，吹着冷风。

人们跑过来。

一个女人走过来蹲在我身边说她是一名护士。她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记得我说我没事，但很疼，呼吸困难。

有人在我周围放了一条银色的“太空毯”取暖。冷风吹在我的背上。

Lynette 比我晚了大约一个小时，所以我知道我需要给她打电话。我也知道她不在移动范围内。在她的车里有 Amber、April（继女）和我怀着双胞胎的姐姐 Helen。

我打电话给我留言，

“嗨，亲爱的，只是让你知道我有点不舒服，他们要带我去医院检查。一切安好。”

然后我给迈克尔打电话，他住在营地里，住在我刚经过的小镇上，距离我只有 10 分钟的路程。

我打电话说，

“迈克尔，我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我需要你的帮助。丽奈特很快就会过来，她来的时候我需要你在这里，我正在某某关闭。”

迈克尔在大约 10 分钟内到达现场

我让迈克尔寻找把我从车里救出来的两个人，因为我想感谢他们。迈克尔回到我身边说 NOBODY 应该碰汽车，因为我撞到的电线杆上有 66,000 伏电压，绝缘体已经损坏，3 根电线在电线杆上短路并穿过汽车。他说任何接触汽车的人都可能会死。

他在人群中走来走去，问每个人是否知道让我出去的那两个人是谁。他找不到他们，人们说没有人离开事故现场。

警察来了，问我是不是一个人在车里。我不自觉地说“不”，根本没有想他们为什么要问我。他们走了又回来，又问我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车里，我又说“不”。他们第三次回来，用相当**关切的声音**问道：“车上有人吗？”我意识到他们为什么在寻找尸体时问我。我很惊讶我说不，现在说“不，车里没有人和我在一起”。

救护车到了。

救护人员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他决定我需要去最近城市的大医院

救护人员试图将我放在脊柱板上。他们只将我向后移动了 2 厘米，我就大喊要停下来。疼痛令人难以置信，我知道他们不能那样降低我，因为我身体的所有紧张。然后他们又让我回到直立位置。

我不得不紧紧抓住我的身体，用明显的肋骨来保护它。我知道如果他们按照他们的意图降低我的水平，将会发生可怕的事情，甚至可能导致我的死亡。

我在脑海中间我的天使“我要做什么？”

我的天使们说我需要坚定并接管，并告诉他们该做什么。我的天使对我说，“对人们重复我们对你说的话。”

所以我非常坚定地向救护人员重复我的天使对我说的话，但没有告诉他指示来自哪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几个男人将脊椎板垂直靠在我的背上，然后慢慢地越来越用力地推动，直到我能够放松我的所有肌肉（因为握住我的肌肉而变得非常紧绷）身体在一起），我会让董事会承担我所有的重量。当我感到放松并放松肌肉时，我就会完全靠在板上。然后根据我的信号，你可以开始非常缓慢而平稳地放下板子，这样我就不会再次收紧我的肌肉。一旦我被降下，你就可以沿着棋盘让我寸步难行。这将需要大约 15 分钟”

我在精神上振作起来，因为此时放手，我必须完全相信这些人和我的天使。我知道我正在把我的生命交到他们手中。他们这样做了，我说开始降低我和滑板，但它必须平稳缓慢！花了一段时间。一旦我被放低，我告诉他们沿着板子按我一点。

他们这样做了，然后把我抬上了手推车。

男护理人员和我一起来到后面。

有一次在救护车上，他说他要给我吗啡，我说“不”。

他问我“你不痛吗？”我说，“**你无法想象的痛苦，难以置信的痛苦**”。

“那**你为什么**不想要吗啡？”他问。

我回答说：“痛苦是唯一让我扎根于地球的东西。我 KNOW 的我的心脏，如果我有吗啡，我只想昏昏死亡。我 KNOW 上的痛我关于防范接地我在地球上，让我存在的事实，我还是公顷已经肉身”。

“当我们到达医院时，我想'与它同在'，并且能够感觉到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确切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 这么说也是让自己置身于未来，我会活着到达医院并准备好向工作人员提供重要信息。我从没想过要死。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断地谈论我的未来和将会发生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我坚信自己会活下去的结果。

{作为一个孩子，我经常被踢伤脚趾并因那种强烈的疼痛而受伤。有一天我问我的天使我怎样才能消除这种痛苦，我的天使说“**你不能消除痛苦，但你可以接受它，与它合而为一**，意识到它有一个功能。”于是我心想，痛苦的目的是什么？我意识到疼痛是告诉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身体的那个部位需要注意。所以我再次问我的天使“疼痛是否表明我身体的某个部位需要注意？”答案是“是”。

然后我问，“所以如果我承认疼痛已经完成了它的工作，我现在完全意识到该区域需要关注并开始采取必要的行动，那么就不再需要疼痛了吗？”答案是“是”。

我从小就**开始**练习这个，我想我和我的精神助手（天使）进行这次谈话时我还不到 10 岁，我学到的关于疼痛的知识奏效了。我了解将能量引导到需要治疗的区域，因为我了解接手以及这对治疗的强大作用。我可以踢我的脚趾并立即接受痛苦的信息并采取坚定的行动

- 1) 接受痛苦的信息并感谢它的工作，
- 2)向区域输送能量
- 3) 完全放松，放下任何认为疼痛是“伤害”的想法，只是因为它正在发送一个现在已经被接受的信息。
- 4) 疼痛会立即**减轻**，通常会完全消失。}

和我在一起的救护车人说到下一个小镇的旅程很艰难，我说好。

我们走得很慢，没有警笛（不确定灯光）

旅程缓慢而痛苦。

我感觉每一个颠簸，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痛苦。我一直专注于我希望自己的身体如何，健康、强壮和健康。我想象我的身体已经痊愈和完整。

我们出发去医院后不久，我的手机响了，我看到这是我发生事故时要去的预约。我说我必须接电话。我需要让她知道我不会来，因为她和她的家人正在等我吃晚饭。他说他不会解开颈托。当电话响起时，我非常严厉地说要撤消它，他说只有在我保证不移动头的情况下才可以。我说是的，他解开了它。我接了电话，我说我无法预约，我必须重新安排两个星期的时间，她还好。我道歉并说再见。我下意识地设定了我有一些事情要去，因为我**非常**清楚我会在一周左右的时间恢复并参加那个约会。

我还通过手机与迈克尔通话。

我与 Lynette 和 Amber 同时到达医院。而迈克尔也坐上了他的车。

当我被滚进去时，我听到男救护车的人告诉护士们**关于我的事**，但听不清他说了什么。我们在急诊科。

他们想剪掉我的衣服，我告诉他们我不会让他们剪掉我的 polo 衫，因为我穿的这件衬衫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衬衫，我想继续穿着它。他们解释了把它取下来有多么困难，我说好的，然后让我们开始吧。

把它取下来非常疼，因为我不得不抬起我的胳膊扭动它们。

我的肋骨骨折了，胸骨骨折了，但仍然没有止痛药。

Amber 和 Lynette 进来了，Amber 拉起我的手问我“**爸爸你没事吧？**”这时候大家都停了下来，全场静默等待我的回答。

我转过头，看着她的眼睛，指着身边所有的护士和医生说：“看到这些人都跑来跑去了吗？”“是。”琥珀回答。

“他们都跑来跑去，因为此时他们没有意识到我会没事的！”

**你可以在那个急诊室听到一根针掉下来的声音。**在大约 15 秒的时间里，没有人移动或说话。

Amber 微笑着放松了下来，我们继续手牵着手。

我不自觉地**想**讲积极，自觉地利用技术，像在谈论我的我的未来，但是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最谈话和思考，我有大约我是我的未来做与别人的东西。直到几年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所做的。

我做了很多工作来建立我的内在纪律，以有力和积极地谈论我所处的环境。

我不允许任何消极情绪进入我的意识。我打算将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带入我的“这就是事情将如何发展”的领域。我感受到了来自精神的巨大支持，并感觉到我周围的精神存在。我的视觉感觉敏锐而清晰。完全没有恐惧。我继续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相信我所做的对每个人都是可能的，无论你是相信上帝、耶稣、佛陀、穆罕默德、圣灵还是任何人，甚至没有人。实际上，是与您的上帝或您自己的深度联系，使您的想象成为可能。

只有当**您**允许自己变得脆弱并允许自己无条件地爱自己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真的需要一些东西，尤其是勇气。

它需要放下所有的阻力。

{当我抗拒时，我实际上是在专注于我抗拒的对象。

向我走来的东西被吸引是有原因的，大多数时候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当我抗拒某事时，我就会推迟体验它。我抵制的这件事是基础的一部分，它使我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我的未来。当我不允许它进入我的生活时，我的生活就会进入一种控制模式，而我所抗拒的东西不断出现。

下意识地，我继续吸引那些能帮助我成长为我在未来某个时候需要成为的人的经历，那个人将能够应对此时此地的你还没有准备好的未来情况。

我们多少次到达我们生活中的某个地方并对自己说“我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为我生命中的下一次冒险做好了准备”。当我接受那些被吸引到我生活中的经历时，我就会自由而轻松地度过一生，并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地点。

有时我们会抗拒别人给我们做某事的理由，通常是因为这是他们的理由，并且使他们受益而不是我们。当我观察时，当然我会发现，我拥有某种体验的原因，然后我接受这种体验并停止抗拒。

有时我会抗拒，因为我不清楚我更大的目标，这就像在黑暗中被推着走，我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我面前是什么。

想想看……当我不知道我面前有什么时，我会想走得更慢，但如果我知道我面前是什么，而且天很黑，那么我就能更自信地向前迈进。

当我回想我曾经有过的一次我处理得很好的经历时，我问自己“是什么让我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然后我将获得灵感，帮助我理解、看到、了解和感受以前的经历如何让我为我现在正在反思的经历做好准备。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教授这些东西，并致力于实现它。}

我在那里躺了一会儿，握着安伯斯的手，和莱内特交谈。

有一次，我被推到了急诊室的一侧，手推车的两边有两个护士站在我旁边。他们正在互相交谈，一个人说她很难怀孕。我听着说：“我可以帮你！”两人的神色都十分震惊！我解释说，我分发了可能对她有帮助的神奇健康产品和出色的个人护理产品。我解释说，这些产品现在正在滋养我的身体，帮助它自我重建，而且这些不是普通的产品。我解释了从她体内去除毒素并停止注入更多毒素的重要性。我解释说，许多个人护理产品中可能含有潜在的有害成分。我还解释说，我们的食物所含的营养与以前不同。

我解释说，许多夫妇在开始使用这些产品后成功怀孕，这些夫妇认为可能是产品有所不同。所以我给了她我的电话号码，并建议她过几天给我打电话，我会为她整理产品。我这样做就好像我只是躺在手推车上准备回家一样。她拿了我的号码，但从来没有给我打电话……

他们做了猫扫描和许多 X 光检查。在 X 光检查完成之前，我仍然坚持不服用吗啡。

然后他们又做了所有的 X 光片和猫扫描，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记得在第一批 X 光检查期间，我一直在思考疼痛并努力保持清醒。当他们告诉我他们必须重新做一遍时，我记得放松并简单地接受它，然后进入一个禅宗的地方。我不太记得第一批 X 光片，但记得第二次猫扫描和 X 光片相当清楚。

我姐姐海伦进来和迈克尔说话，迈克尔也是，但因为这是急诊室，他们一次只允许一个人进来，除了安伯，他们允许丽奈特和她一起进来。



我聊了很多东西，除了我确定谈话是关于正常的日常事情之外，我真的不记得了，没有关于事故或我的状况。

我总是很清楚并致力于将如何进行。

很晚了，我想是午夜左右，当我被卷进重症监护室时，到了这个阶段，我想我正在接受吗啡，因为我不记得疼痛了。

我姐姐的一个朋友是这家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护士，几周后她告诉我姐姐，外科医生告诉照顾我的护士只是让我舒服一点，因为我将在夜间死去.....

他们把我抬到柔软的空气床上，医生直接在胸骨上给我注射了吗啡。他说“这会帮助你入睡”。

我对他说：“我不睡觉，我有太多工作要做”。他奇怪地看着我，问：“你什么意思？”我回答说：“我有一个身体要重建！！”

我不断地将能量导入我的身体，以到达所有需要愈合的部位。我专注并想象内脏自我重建并“正常”。我整晚都在不停地这样做。我从不眨眼.....太忙了。

Lynette、Amber、April、Helen 和 Michael 都分别进来道晚安。我特意说我会早上见到他们，我一直在谈论他们以及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已经把自己订到了汽车旅馆，已经吃过晚饭了。我说晚安，并特意对他们说我爱他们，我会没事的。我想让他们放心，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我知道我会没事的。

我和床尾的护士聊天，不记得对话了。（她可能记得）。

有一次我说我真的需要小便。她把瓶子给了我，不管我怎么努力，我躺着都尿不进去。她说如果我无法控制，他们就会插入导管。我说这不可能发生！

我试了一个多小时在瓶子里撒尿，但不能。我从星期天的午餐时间开始就没有小便了，早了 15 个多小时。

然后我有了站起来的想法。我问护士：“你能帮我下床吗？”她问：“为了什么？”我说“我要站起来尿尿了”，她说“我绝不会让你站起来！”

我说：“我站起来，要么你帮我起床，要么我自己做！”

然后她帮助了我，花了大约 5 分钟才让我站起来。

我站在半暗的地方，左臂扶着滴水架，向护士为我拿着的瓶子小便。

我把它填满，它开始溢出到地板上。她说“等一下，我再拿一瓶”我说“我不能停下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这样做”。我不想停止流动。瓶子继续溢出到地板上。

护士笑着说：“我从来没见过有人补过这些！我想我只需要把它擦干净！”

我对自己笑了笑，因为在这一点上笑不是一种选择。我内心的那种笑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又过了 5 分钟，我才回到床上。护士和我开始聊天，我记得她问我在做什么，我需要醒来。我解释了为什么我没有睡觉以及我正在做的工作。

我特别在我的身体周围引导能量，看到我的身体散发出明亮的光，并填充任何缺乏光线或不如其他区域明亮的区域。

我就是这样做的。

我看着宇宙，想象我的手臂伸向宇宙，就像我把宇宙抱成一个拥抱。这样做是在吸收能量，以至于它不断地溢出我的手臂，所以每次扫过我都想象着这种能量绝对丰富，所以我知道这比我自己需要的要多。我想象它进入我头顶的松果体（在树冠处），并在我的身体周围移动到我需要它的地方。我看到它使用了大量的营养物质，我的身体储存在我身体的各个地方，来自我一直服用的美妙的补充剂。几年来，人们常常对我说：“你为什么要服用这么多补品？”我曾经微笑着说“因为我可以”。**每次我被问到我只是相信自己并继续接受它们。直到事故发生后，我才意识到服用补充剂以预防和预防事故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缺乏营养，因此在紧急情况下，当他们的身体需要立即进行修复工作的原材料时，身体需要从它认为不重要的其他地方进行清除。我相信这是我生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时在晚上，我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漏斗，我要求我的天使为我引导这种能量并将其发送到漏斗中。这样我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想象我的身体重建和做所有的活动在我的未来，我想我可能想做的事情。

八十年代中期，我**徒步穿越了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非常喜欢它，一直想回去。从 Amber 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向她**展示**这次旅行的幻灯片，并谈论当她大约 20 岁而我快 60 岁时我们一起去旅行会有多棒。我一直都知道我需要保持年轻的心态才能做到这一点并拥有强壮健康的身体。我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生病或疼痛，背痛或头痛等。我认为这是我比以前更好地重建身体的机会。（我从来没有在我生命的早期提到“**事故发生之前**”。）

在重症监护室的那个晚上是我有史以来最专注的，也是我持续专注的时间最长的。

第二天早上，胸外科医生来了，他身边有很多人（医生），大约 12 点。我猜他们很惊讶我还活着。

他站在我的床尾，看着我的图表。他抬头看着我说：“**你受了很重的伤**”。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是吗……”我很清楚不接受他陈述的前提。

他回答说：“我需要拿出一个半肺小号和**你的脾脏**。当我操作时，我将能够评估我是否需要做任何其他事情。”

我指了指他说：“**你是胸外科医生吧？**”

他回答“是”

我再次用手指指着他，然后直接对着他说：“**好吧，你的工作是告诉我我需要做什么来确保这永远不会发生**”。当我说我指出来我自己，然后回到他的句子的其余部分。

跟在他身边的人，都后退了一步。

他**沉默地看了我几分钟**，我在问我的天使们确保他得到他需要的信息，然后他平静而平静地说，“让护士教你如何做支持性咳嗽，我想要你要咳出尽可能多的血。我还希望你四处走动，深呼吸，尽可能多地咳出鲜血。”  
我说了可以”。

他**离开了**，护士和我只是看着对方。

我胸骨骨折，肋骨骨折.....  
咳嗽和深呼吸的想法.....

我在那里**躺了一个小时**，鼓起勇气站起来四处走走。  
然后我对护士说我需要她的帮助才能下床，她说“我不允许你起床。”  
我说：“医生说我需要站起来走动，深呼吸，这就是我要做的”。  
她强调“他不是现在的意思”  
我回答说：“我现在正在做，你可以帮我起床，也可以我自己起床。”

她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开始帮助我。帮助我起床和站立大约花了 5 分钟。站在那里感觉是一种相当大的成就。我非常缓慢地出发。每 5 秒走一步。我**深呼吸，咳血，就像我在床上已经做过几次一样**。每次我咳血，我都会停下来。然后又出发了。我**离床大约有 15 步之遥，我完全被消灭了**。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转过身来，简直不敢相信这张床看起来有多远。我像前一天晚上一样解决了回到床上的 15 步。**把我的目光放在它上面，想象我的身体做出反应**。我回到床上躺着恢复。  
我的身体**异常虚弱**。我一生中跑过许多马拉松，这 15 步比任何马拉松都让我筋疲力尽。在事故中，我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失去了力量**，就像我是一个婴儿，必须重建每块肌肉的力量。  
我继续努力将能量导入我的身体，并想象我的身体在自我重建。  
护士仍然坐在我床尾看着我，就像另一个人整夜做的那样。

一个小时候后，我说我准备好再做一次。她帮了我，我就出发了。我最终在重症监护室转了一圈。  
我再次回到我的床上，完全用完了。

当我**躺在那里时**，护士问我：“**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吗？**”  
我回答说：“我想不是，这可能就是你问我这个问题的原因”

她说：“对于某些车祸，我们称之为死亡速度，这意味着对于这种速度，车上的每个人都会死亡。对于与静止物体（如杆子）正面碰撞，死亡速度为 60 公里/小时。本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人在这里发生了与您完全相同的事故，头部直接撞到了杆子上。他们都以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跑，他们都死了，而你以每小时 85 公里的速度跑，你却活了下来。你很幸运。”

我知道这不是运气，但也感觉到她不想知道我是怎么做到的。我躺在那里问我的天使“为什么我活了下来而他们没有？”  
他们的回复很明确，是“你寻求帮助”  
我反问他们：“其他人做了什么？”

他们说：“他们小号 EE 极来了，说“哦，不！我就要死了！”然后他们就死了。”

我躺在那里想了一会儿。

我想到了几十年来我对自己所做的所有个人发展工作，以及我如何努力发现自己的极限（或自己的无限）以及我如何学会信任自己和我的感受。我想，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是如何如此关心其他人对我的看法，以及我是否在做“正确”的事情。我想了很多东西。我知道这不是运气...

我回顾我的生活，意识到当每个人都告诉我不要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时我所做的选择，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正确的。

事故发生 5 年后，我正在为大约 100 人进行业务培训，并开始讲述我去跳伞时的故事，然后在培训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没有跳伞可能已经在事故中死亡。我站在房间的前面，明显地被感动了，我很感激我的力量和愿意坚持我心中所知道的适合我的事情。让我和你分享这个故事.....

早在 80 年代中期（我 20 多岁），我住在维多利亚乡村的一个大城镇，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观看其中一场生活方式表演，并且有一段关于双人跳伞的片段，你把自己绑在已经做过的人身上几千次跳跃，这样他们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你从一架完美的飞机上跳下来，自由落体坠落到地球上。多年来我一直想跳伞，但我知道如果我一个人跳，我可能会死。我对绳索无法正常工作 and 滑槽无法打开有一种不好的感觉。因此，通过双人跳伞，我不必担心，因为经验丰富的人可以处理任何情况。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电视台，发现他们在哪里进行双人跳。它在悉尼以外。好吧，因为我父亲住在悉尼，所以我可以上楼和他一起借一辆车。我订了机票，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要来（我很聪明，没有告诉他我为什么要来）。

我在看完演出四天后**到达悉尼**，借了一辆车，开车两个小时到达他们运营的简易机场。

我可能会补充说，此时我在一段关系中遇到了很多麻烦。我爱这个女孩，但它并不奏效。我还在读理查德·巴赫 (Richard Bach) 的一本书，名为《永远的桥》。这本书是关于灵魂伴侣的概念，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注定要与某个特定的人在一起。我到达悉尼时碰巧正在读的这本书的一部分是理查德无法处理与他的灵魂伴侣的关系并乘坐小型单引擎飞机上升。它坠毁了，滑槽不起作用。情况与我为自己准备的情况非常相似。我想知道 Spirit 是否试图告诉我不要坚持下去，因为我会死在我的时间之前。在我心里，我知道坚持到底很重要。我知道我想征服对死亡的恐惧。我知道这很重要。我花了 20 多年才明白它的重要性。我也知道，在悉尼的那**两天在我的生活中**树立了强大的力量去克服恐惧，而不是被未知所控制。

当我**到达**简易机场时，那里正忙着飞机起飞和到处走动的人。这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很少有云彩，阳光明媚。

我注册并支付了我的钱。他们解释说这笔钱是不能退还的。他们带我参加了培训，让我适应了。

风大了，然后我被告知，超过一定的风速，他们不能串联潜水，尽管常规的跳伞仍在进行。白天等风停了，看书看别人跳伞，去厕所看了很多遍，什么都没有了.....

我从上午 10 点左右一直等到黄昏。他们非常抱歉，说如果我早上 5 点回来，早上那个时候风总是很小，我就可以跳了。我说好就回家了。

我回到家吃了**晚饭**，整夜看我的书，我想知道理查德是否死了。我试图弄清楚书中是否有给我的信息。这个故事发生之前，我学会了如何沟通这么清楚，因为我现在做的，与我的天使/精神的**帮手**。

我早早起床吃了一顿早餐，知道此时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会直接通过我.....

我早上 5 点到达简易机场，空气静止。伙计们对我的出现感到惊讶。他们说，没有人**曾经**回来的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飞机上，在飞机顶部，我被告知要走出车轮顶部的小金属板。盘子只够一脚半。我被挂在金属条上**绝对吓坏了**。我真的觉得我要跳楼了。

我不打算退出，如果我打算死在这里，现在就这样吧。绑在我身上的那个人大喊“跳”，我放手了。那时我陷入了半意识状态。我的眼睛是睁着的，但一切都是黑色的。我没有意识到我的环境，或者我在哪里或正在发生什么。但我能听到远处有一个声音。当我们在翻滚时，那个声音对我大喊大叫，让我收起我的腿。他的嘴就在我耳边，但听起来像是在一英里之外。过了一会儿，我蜷起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为什么。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我蜷缩成胎儿的姿势，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当我收起我的腿时，我们在旋转中变平了，他对我说“再等一秒钟，我要**拉开拉索**”。

我们自由落体，我知道在这个阶段我**绝对**无能为力。如果我要死在这一点上，我无法阻止它。所以我决定享受这次旅行。**我接受了我的处境**。

我环顾四周，无法相信仍然体验着坠落和加速的感觉是多么奇怪。

最终他拉下了撕裂绳，我发出了“呜呜声”！！！！他对我说“他们都这样做”。我们下来并降落在小圆圈内。所有其他跳伞运动员都走过来问我：“**你喜欢它吗？**”

我回答：“当然！”

然后他们说：“**那你要再做一次吗？**”

我回答“没有”

他们都问我，

“为什么不？”

我回答说：“因为现在我去过那里并且做到了！”

那次经历让我得以释放对死亡的恐惧。

回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白天，我仍然非常专注于治愈自己。

第三次我起身行走并深呼吸时，我开始绕过重症监护室。每次我去散步时，护士就在我旁边，随时准备在需要时提供帮助。走路时她从不抱我，我猜她感觉到我为自己做这件事的重要性。

第三次**她**对我说：“**你在你周围看到了什么？**”

我回答“很多昏迷的人”

在我在重症监护室的 16 个小时左右，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其他病人，并不是我忽略了他们，而是他们不在我的意识或意识中。

然后她说：“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我向她伸出手，伸出手掌说：“我不想知道，我专注于康复！”

然后她对我说：“我每 15 分钟就给你的外科医生打电话，告诉他你不属于我的重症监护室”。我微笑着同意她的看法。

这次在我的步行中，我在大房间里走了整整两圈。在第二圈，她问我“你想洗个澡吗？”

我看着她说我愿意，而且我相信这会让我感觉更好，感觉很好，精神焕发。

当我回到床上时，她说她会稍微准备好一切，很快就会过来接我。她现在要独自离开我了。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可以看到我变得更好（尽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半小时后，她回来接我。我起床仍然需要她的帮助，然后我们去洗澡了。

她脱掉我的衣服，让我赤身裸体地坐在其中一张白色塑料椅子上，将手持花洒放在我手中，说她很快就会回来。我不能动任何东西，我所能做的就是坐在她和我一样的位置。我根本无法移动水。

当她回来并在门周围探出头来时，她似乎已经离开了一段时间。她问我是否过得好，我说是。

然后她说：“我这里有一些护士，如果他们进来可以吗？”

我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问道：“他们想看什么？”

她笑着回答说：“他们想见你洗澡！”

我回笑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把他们带进来！”

其他护士都挤进了淋浴间，我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淋浴玫瑰。我的护士说：“多久 do 你觉得这个加护病房一直在这里吗？”

我说：“我不知道，我猜可能是 70 年。”

她说：“是的，你是第一个在里面洗澡的人。我们无法想通了，为什么他们把淋浴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的人都给出擦浴！”

我们都笑了。

他们接着解释了淋浴间如何一直被用作储藏室，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其清理干净。

Lynette 和 Amber 白天经常来看我。

下午 4 点左右，医护人员来了，把我从重症监护室里推了出来，带我去病房。

我被推到病房后，Lynette 和 Amber 推着我去了医院的食堂，我们一起吃晚饭，聊着平常的事情。

那个星期一晚上我本来想睡觉的，但是病房里有一个来自地狱的护士，她敲打着所有的托盘、拖把和水桶，整夜大声地走来走去。

我在胸前涂抹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治疗霜，并服用了我通常每天服用的特殊营养补充剂。Lynette 为我带来了它们。

星期二早上，治安官又来了，又带我去拍 X 光片，他们拍了更多的胸部 X 光片，然后又把我推到床上。

我每隔一个小时，有时甚至更频繁地在走廊上走来走去，仍然深呼吸，仍然咳出少量血液。我是独立的，以比正常步行速度稍慢的速度移动。

我有几个电话和几个访客。其中一位来访者是重症监护护士，她是我姐妹的朋友。

当我在病房时，一位护士进来了，她正在研究导致严重车祸受伤的原因，以便汽车制造商可以调整汽车的设计，以尽量减少这些伤害。

她问了很多问题

一个问题是“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的回答是“是”

她问：“那是什么？”

我回答：“我的眼皮！”

她把它写下来，没有意识到我开了个玩笑，然后她抬头看着我，我可以看到她在评估我。然后她笑了。

然后我说“安全气囊的灰尘使我无法看到将汽车转向安全的地方”

护士也是修女。她跟我说我还活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当她采访我时，一位工程师正在评估我的汽车。一周后，当我和我的朋友迈克尔去看车并从中收集一些东西时，存放它的人问“有多少人死在里面？”迈克尔说，没有一种二 é d，而你正在寻找谁幸存下来的人。他很震惊，说我还活着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或类似的话）

星期三早上，胸外科医生来看我，拉开我的窗帘，左右摇头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我实际上想，“也许这比我让自己意识到的更糟糕.....”

他说：“我不相信我昨天拍的 X 光片，我打电话给墨尔本的顶级胸外科医生，他和我从周日晚上和昨天早上开始，24 小时都醒着，拍着 X 光片，他同意我最初的诊断，即取出你的一个半肺。他也同意我目前的诊断，你现在有一个从未吸烟的青少年的两个全新的肺”

我说“我今年 43 岁”

他说：“我知道.....”

我太兴奋了.....我成功了.....

我问：“现在怎么样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回家了”

我问：“多快？”

他回答说：“尽快。我听说你正在做治疗的技术和 Ľ 欧都还服用补充剂，而这显然是工作给你，你会在家过得更好。”

一小时后我的电梯到达接我回家的时候，我靠着自己的力量走出了医院。

在事故发生后的两周内，我能够像泰山一样拍打我的胸部。

我骨折的肋骨和骨折的胸骨愈合得很好。

如果我们都相信自己以及我们所获得的想法和灵感，这不是很棒吗？

我们对自己真正信任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多年来自 1987 年以来的信念和信任我有我自己，我能有什么，增加了不少。这主要是因为我现在通过 [www.enjoyinnerpeace.com.a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分享的同样的工作在这个网站上，有许多项目可以让您在家中或通过与其他志同道合的人分享来追求自己的精神成长。

如果你希望如何学会与你的指导灵像约翰的工作或者是想了解你是谁，你有来自，你要去哪里，以及为什么你在这里，然后去^ h 是网站 [WWW.enjoyinnerpeace.com.a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一旦到达他的网站

首先在我们的故事标签上观看 20 分钟的视频

其次购买电子书。

第三，你可以购买一个家庭学习计划，你可以通过努力在自己，在自己家里

第四，为您与您的精神助手建立/完善明确的双向沟通，为您预订一对一咨询。

根据您追求灵性成长的程度，有超过 600 门灵性课程和许多其他服务可用。

浏览网站 [www.enjoyinnerpeace.com.a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提问。

约翰环游世界，教人们如何与他们的精神导师交谈、相信自己、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并有勇气去追求它。

如果您希望约翰来到您所在的地区，请通过 [www.enjoyinnerpeace.com.au](http://www.enjoyinnerpeace.com.au) 网站联系他或他的员工。



此外，如果你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有错误的 translati 上从英文版这个翻译版本，请让我的办公室知道而且如果你乐意重新检查翻译对我们那么我们会很乐意前进的 word 文档版本你来编辑。预先感谢您帮助我们 😊